

20世纪中国
文学名作

小说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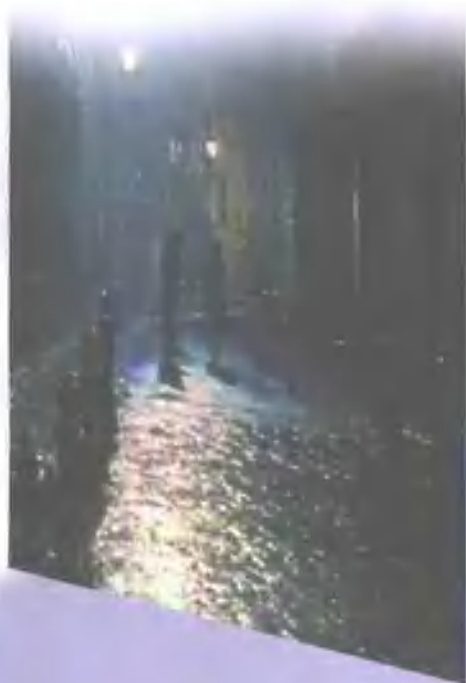
(三)

钱理群 主编
范智红 谢茂松等 点评

Compeers
同龄人

中学生
导读本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世纪中国文学名作
中学生导读本

小说卷

(三)

钱理群 主编

范智红 周亚琴 点评

20 世纪中国文学名作中学生导读本

小说卷(三)

钱理群 主编

范智红 谢茂松等 点评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 8 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本社网址 <http://www.gcp.com.cn>

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gcp.com.cn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80×1230 1/32 9.5 印张 插页 2 32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册

ISBN 7-5435-2725-1/I·217 定价:1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当今世界,各种读物五花八门,各种传媒五光十色。读什么,接纳什么,要有比较,有选择。比较得有眼光,选择得有智慧。

我们推出的“同龄鸟”丛书,是比较的结果,是选择的产物。

“同龄鸟”丛书将比较的眼光投向全中国,投向全世界。我们一是选择外国及港台地区中学生喜爱的作品,二是选择中外文学名家名作。前者是引进,后者是原创。

引进加原创,世界加中国。这是我们的追求。

我们放飞“同龄鸟”,让“同龄鸟”鼓动着双翼,飞进中学生的广阔天地。

文学是多元的。正像数学有一题多解,文学也有一文多读。文学的魅力正在于创造性的阅读。“同龄鸟”丛书将营造常读常新的阅读兴味。

文学的语言是有魔力的。文学的形式也是一种“语言”。“同龄鸟”丛书将努力创造一种新的形式语言。

“同龄鸟”丛书把作者、学者、编者、读者的智慧组合起来,形成一种崭新的导读、点评、自评本。这是“四者”的心灵对话,是“四者”的智慧互动。这是版本学的新尝试,是审美学的新拓展。

我们期待这“四者”的和谐合奏。

我们期待这“四者”共奏出 21 世纪的辉煌。

序

钱理群

在进入“名作”的阅读之前，请年轻的朋友们先读读这篇感人至深的散文：《文学大师巴金和一个孩子的故事》——这一株“大树”与一棵“苗苗”的故事，同时也是“人（人类）”的“文学”与“人（人类）”的“后代”的故事，是“人的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

还要请朋友们认真地读一读、想一想这位世纪老人写给你们的小妹妹（或许还有你们自己）的这段话：

“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

说得多么好啊！

我们要说的话——名作（经典）的意义，读文学名作（经典）的目的，以及怎样去读……都在里面了。

但要真正懂得它，却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固有的文学观念、读书的目的、阅读方式，以至我们的思维方式……

文学的核心，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是“人”，是人的心灵，人的感情，人的精神，而不是其他。

其实教育、出版的核心、出发点、归宿，也是“人”；正是“立人”，把文学、艺术、教育、出版……都统一起来了——这几乎是常识，却是人们最容易忽略、忘却的。

读文学作品惟一的目的（如果有目的的话），是陶冶我们的性情，开拓我们的精神空间——你坐在小屋里，打开书，就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与千年之远、万里之外的人与生物，宇宙的一切生命进行朋友般的对话，你将出入于“（他）人”、“我”之间，“物”、“我”之间，达到心灵的冥

合,获得精神的真正自由。坚持读下去,日积月累地潜移默化,你会发现,你变了,像巴金老人说的那样,“变得更好”了。

要读名作(经典),就是因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都凝聚于其中,人类最美好的创造都汇集于其中。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就是通过各类学科(不只是文学,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名作(经典)的阅读,而代代相传的。在这个意义上,受教育(这里讲的是识字教育以上的中、高等教育)的基本途径就是“读名作(经典)”。

人在受教育时期,例如中学时期,读什么书,不是小问题。像鲁迅所说,胡乱追逐时髦,“随手拈来,大口吞下”的阅读——这颇有些类似今天的“快餐式阅读”,吃下的“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其结果不只是倒胃口而已:吃“烂肉”、喝“酸酒”长大,是可能成为畸人的。鲁迅因此大声呼吁,“我们要批评家”,给青年的阅读以正确的指引。关心中学生的课外阅读,提倡“读名作,读经典”即是一种导向;惟有用前辈人所创造的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下一代,才能保证他们成为巴老所期待的“更纯洁,更善良”的具有美好心灵的健全的“人”。广西教育出版社此一举,无论从“教育”方面,还是从“出版”方面,都是抓住了要害,做了一件大事;这直接关系到我们民族(以及人类)的后代的精神质量与生命质量,可以说是一个基本教育工程。我们抓教育固然要关心改善教学物质条件,但如果忽略了最终目的是提高教育对象的精神素质,使他们真正成为“人”,那我们就会犯下历史性的错误,而贻害子孙万代。

读文学作品,特别是读名著,还要有正确的方法。那种“一主题二分段三写作特点”式的机械、冷漠的传统阅读方法,是永远也进入不了文学世界的。要用“心”去读,即主体投入地感性地阅读:以你之心与作者之心、作品人物之心相会、交流、撞击,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他们的境遇、真实的欢乐与痛苦,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充、发展作品提供的艺术空间,品味作品的意境,思考作品的意义。也许你读完作品,只有一些朦胧的感觉、若隐若现的人物身影,只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的涌动、思绪的感悟,或者某种想象、创造的冲动,尽管你不能(其实也不必要)作出作品主题呀、结构呀、写作技巧呀……的明确分析,其实你已经“进入”了文学的世界,这样的“第一(原初)感觉、感悟、涌动、冲动”是最可贵与最重要的,它是文学阅读(欣赏)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以后的文学分

析的基础。

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因此,文学阅读的另一个重点,应是对作品语言的感悟。真正的文学大师笔下的语言,是具有生命的灵性的,它有声,有色,有味,有情感,有厚度、力度与质感,是应该细心地去体味、沉吟、把玩,并从中感受到一种语言的趣味的。“语言(说与写)”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言说的背后是人的心灵世界。因此,对语言的敏感和驾驭能力,也应是衡量人的精神素质的重要标尺,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使人变得更美好的不可或缺的方面。

文学名作(经典)的阅读,就是一种发现与开掘;既是对作品所描述的已知、未知世界的发现与开掘,也是对自我潜在精神力量的发现与开掘。说到底,这乃是对“人”(他人与自我)的发现与开掘。它的魅力就在这里。因此,他人的示范性分析(如本书点评者——他们大都是大学里的文学硕士与博士,算是你们的大哥哥、大姐姐——所作的导读),无论怎样精彩,都只能启发,而不能代替你自己的阅读。名作(经典)的真正魅力要你去发现,通过你的感受、体验、想象而内化为你的精神。一切决定于你自己。

年轻的朋友,打开书,请读吧。

1998年9月写于燕北园

附：

文学大师巴金 和一个孩子的故事

鲁景超

我丈夫张镔当了二十来年“右派”，好不容易才盼到苦尽甘来，五十多岁又得了个宝贝女儿，这孩子简直就是他的命。

女儿叫苗苗，还是在苗苗牙牙学语的时候，她就知道了这个名字——巴金。由于工作关系，张镔几乎每年都要到上海或杭州去看望巴老。当邻居们问起苗苗：“你爸爸上哪儿出差去啦？”小家伙就会用含混不清的声音说：“上巴金了。”这天真的回答，常常引来一阵阵笑声。在她的心目中，“巴金”也许是一个美好的地名。那时候，女儿毕竟太小了，她实在还不懂得这两个字的分量。

1990年秋天，张镔去中国作协“杭州创作之家”，看望正在那里休息的巴老。临别前，他委婉地请求巴金先生给苗苗题上几句话。没想到，先生竟然非常认真地写了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学箴言：

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

写给

苗苗！

巴金

九〇年十月五日

苗苗！

写给

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

巴金
十月五日

看到巴金先生写的这段话,周围的人都笑了。有人说:“巴老,他的孩子才两岁,怎么能看得懂这些话呢?”

巴金先生也笑了,他说:“那也好嘛,等她长大了再给她看,那时候她就能看懂了。”

我们曾经一遍遍地把这段话念给苗苗听,她虽然还无法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但在那幼小的心灵里,巴金爷爷却和“文学宝库”以及“纯洁”、“善良”等词语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打这以后,只要爸爸去上海或杭州,苗苗总忘不了给巴金爷爷画一幅画,而巴老只要见到张镠,也总忘不了打听一下苗苗的情况。有一回,张镠和作家协会的几位同志一起到上海华东医院去看望巴老,道别后,他们几位已经走到了病房的门口,巴老又把张镠招呼了回来。大家都以为巴金先生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交待,可怎么也没想到,老人竟拉着张镠的手吩咐了一句:“问苗苗好!”

在巴金先生送给我们的一些书中,有两本是专门给苗苗的。一本是《巴金童话故事集》,一本是《巴金杂文自选集》,两本书的第一页上都留下了老人那有些颤抖的字迹:“送给苗苗。巴金。”

苗苗还认不得多少字,我们便根据孩子的理解程度从中挑选了些篇章,一边给她讲解,一边用录音机把文章录下来。听的次数多了,小家伙居然能完整而流利地背诵出巴金先生的好几篇作品。那年“六一”,电台邀请苗苗去朗诵《愿化泥土》。开始,听孩子奶声奶气却又正经八百地朗诵文学大师的作品,编辑和录音师们都觉得挺滑稽、挺好玩,一个个捂上嘴忍不住偷偷地笑,可听了一会儿,尤其是听苗苗最后朗诵道:“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在场的大人又一个个被孩子的真情表达感动了。录音师含着眼泪将苗苗抱在怀里问:“怪事儿,你这小小的脑子怎么会理解这么深,懂得这么多呢?”苗苗也奇怪地眨巴着眼睛反问他:“巴金爷爷说的话,我怎么会不懂呢?”

1993年,由巴金先生亲自担任会长的中华文学基金会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候。作为基金会总干事的张镠,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他总是早出晚归,连节假日也很少休息。有一段时间,他连续开了六个晚上的会,每晚都要到电梯停止运行后才回来。我担心他累了一天再爬十六层楼身体吃不消,就和女儿一道拉着电梯司机在楼下等他。那年苗苗才五岁,她怕司机等得不耐烦,就机灵地给人家唱歌跳舞,还不住嘴地安慰道:“阿姨别急,我是千里眼,我看见爸爸已经快到楼门口了!”

就在第七天,我那强壮得像铁塔一般的丈夫终于累倒了,他突发心肌梗塞被

送进了医院的危重病人监护室里。那阵子，我整日整夜地守护在他的身边，看着他呆呆地盯着天花板的样子，心里非常难受。我知道，中华文学基金会是怎样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我更知道，我丈夫为了他心中那无比神圣的事业曾付出过多少心血，他是怎样一边没日没夜地工作一边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各种委屈的。

张锬是个充满激情的人，但当她不仅要面对突然而来的病魔，还要面对种种误解甚至流言中伤时，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流露出了伤感的情绪。他说：“人生是短暂的，想干的事情那么多，能干成的事情却那么少……”他还说：“我没有给你们留下钱，更别提给你们留下什么财产。孩子太小了，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苗苗……”

在困难的时候，是全国各地的作家朋友在精神上给予了我们最大的安慰和支持。张锬住院期间，我家每天都能接到数不清的电话和一封封令人感动的信件。冰心老人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有一句话：“张锬我想你。”一个狂风大作的下午，史铁生突然摇着轮椅出现在医院十二层楼上的病房里。他良久地和张锬对视着，似有千言万语，却又什么也没说，最后，哆哆嗦嗦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包花生米。铁生知道，张锬最爱吃这东西。贾平凹来北京开会，晚上，他冒着严寒，从几十里地外的丰台区赶到了医院。平凹也是个不爱说话的人，他揣着手，半天才木讷地迸出一句：“我挺好的……你安心养着……”直到护士再三催促，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尤其让我们难以忘记的是：在张锬住院这段时间里，巴金先生曾委托上海作协的徐铃同志接连打来好几个电话，转达了他的关切和嘱咐。

一天，我把苗苗带到医院，张锬一见到我们就说：“我想给巴金先生写封信，不能让老人家为我操心。”当时他还没有真正脱离危险，却故意在信中把病情缩小了。因为他身体虚弱得不能起床，这封信便由他口述由我执笔。

他说：“巴老：二月份我生了场病，是小面积的心肌梗塞。当时病来得很急，到医院里住了五十多天，现在总算初步恢复了健康。在这段时间里，徐铃受您的委托，给我的爱人和我打了四五次电话，转达了您对我的病情的殷殷关切，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安慰和激励，让我增添了战胜疾病的精神力量。现在，我的病初步好了，我得赶快向您报告，请您老人家放心！”

他接着说：“走过了半生坎坷的道路，直到这十多年，我才得到了比较安定地进行工作和写作的条件。我珍惜这些在别人看来未必是值得珍惜的东西。总想在我有生之年，为我所尊敬的前辈作家及同行们做些实实在在的好事，以不辜负自己的一生。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超负荷运转的动力之一。”

停了停，他又说：“创业难，守业也很难，要守住这个大家业，并使之再小有发

展,真的不容易啊!这次生病,我常常悲伤地想到,我现在真的到了病不得、退不得、死不得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您老人家对我的理解、抚慰和激励,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这些,都让我心里轻松多了!愉快多了!理解就是力量,就是一切。能够得到您老人家的理解,就是对我的最大奖赏……”

这时,门边传来一阵抽噎的声音,原来是苗苗低着头蹲在那里,她一直默默地听着爸爸诉说的一切。我跑过去一看,滴滴答答地泪水已经将水泥地印湿了一片。

那天晚上,苗苗一到家就“吭哧吭哧”地攥着笔在纸上画来画去。我没工夫注意她,直到忙完了家务,才招呼她赶紧洗洗睡觉。可催了一遍又一遍,妈妈的话就像耳边风,她头也不抬地依旧“吭哧吭哧”。我急了,忍不住冲她大吼起来:“苗苗!爸爸病得这么重,妈妈又这么累,你这孩子怎么倒越来越不懂事了呢?”孩子放下笔,乖乖地把那张纸举到我面前说:“妈妈,这是我给巴金爷爷写的信,您帮我寄给他吧。”

那封“信”上,密密麻麻横七竖八地写满了谁也认不得的“天书”。我当然没有按孩子的要求去办。不仅如此,这些未经“破译”的“文字”还被我随手扔掉了。几天后我从外边回来,发现苗苗正痴痴地蹲在楼下的邮筒前。我问她在干什么,她回答:“我在等巴金爷爷的信。”原来孩子以为妈妈已经把她的信从邮筒里寄了出去,那么她期盼的回信也会从邮筒中变出来。

几年过去了,想起这件事我就后悔,后悔当时为什么那样烦躁粗暴。我这个当妈的,真该耐心地听听孩子究竟对巴金爷爷说了些什么啊!

现在,苗苗已经上三年级了。春节前,张锲又要去看望巴老。苗苗听说后,高兴地准备了一样小礼物:她在盘子上画了一个胖娃娃,扛着一串长长的鲜花,旁边写着:“巴金爷爷,我把春天送给您!”她还工工整整地写了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巴金爷爷:

您好!您每一次让人给我带来的书,我都收到了,我真是太激动了!我虽然还看不太懂,但等认字多了,我一定要好好地把您送我的书都看完。到那时,我们就可以说更多的话,成为更好的朋友。您说对吗?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当生活委员了,负责办黑板报。听爸爸说,您年轻的时候也办过报纸,那么,我们俩就是同行啦!您可得多教教我。

我看到您最近在绿树红花中照的一张照片,我觉得您笑得很甜很甜。妈妈说:只有善良的人才会笑得这样甜。我真希望您身体健康,写出更多更多更多的好书来!

您的朋友张苗苗 1997

今年夏天，苗苗利用暑假时间特地去杭州看望巴老，这是孩子多年的心愿。和巴金爷爷见面的前一天，苗苗兴奋得有些“失常”，她一会儿喊，一会儿跳，一会儿床上地下的翻跟头、拿大顶。看着她控制不住地胡淘气，不光我担心，连“杭州创作之家”的叔叔阿姨们也都捏了把汗，他们故意沉着脸唬她：“苗苗！明天到巴金爷爷那儿，你可不许疯闹！”苗苗调皮地说：“明天我就变成一个乖孩子啦，放心吧！”



果然，第二天一起床，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早饭还没来得及吃，就嚷着要出去画画。我说：“外边正下着小雨，你又胡闹了吧？”她央求说：“让我去吧，我想给巴金爷爷画一个‘创作之家’。”

为了画出刚刚翻盖好的“杭州创作之家”的全景，苗苗拉着我钻进一片齐腰高的茶树丛中，让我将她抱到一块石碑的底座上。我举着伞，先是为她遮挡着雨水，雨过天晴了，又为她遮挡着烤人的阳光。这张画，苗苗用了三个半小时才完成。

下午4点整，苗苗来到了巴金先生的住处——汪庄。巴金爷爷坐在轮椅上拉着苗苗的手，慈祥地微笑着。苗苗把她画的那张画递到巴金爷爷手上说：“爷爷，我知道您喜欢‘创作之家’，可现在天太热，您还不能亲自去看看，我就把它画了下来，您先看看我的画吧。现在的‘创作之家’可比我的画还好看哪！”

巴老接过那张画看了又看，连连夸奖说：“苗苗画得真好，真好！”

巴老问苗苗：“你喜欢杭州吧？”

苗苗回答：“我喜欢杭州，也喜欢‘创作之家’。”

巴老说：“我和你一样，也喜欢杭州，喜欢‘创作之家’。”

苗苗听了，又激动起来。她一下子扑到巴金爷爷身上，在老人家的额头上轻轻地亲了一下。

一位九十多岁的文学大师和一个九岁的孩子，在已经有了七年的书信来往之后，终于拥抱在一起！

几天后我们要回北京了，苗苗去向巴金爷爷道别。我们对苗苗说：“你还有什么话，就快跟爷爷说吧。”

谁知道这孩子突然冒出了一句：“我们班有的同学说我长得丑。爷爷，您说我丑吗？”

巴老笑了，他说：“苗苗不丑，苗苗很漂亮。”

苗苗听了，“扑通”一下跪在地上给爷爷磕了个头。巴老一看连忙说：“起来，快起来！爷爷从小不喜欢给人家磕头。我小时候，逢年过节，家里人都要强迫我给长辈磕头。遇到这样的时侯，我就千方百计地躲开。有一次，我拼命地往外跑，还让门槛绊了一跤，从此我就更讨厌磕头了。”

苗苗出神地听着，好像听懂了什么。

巴金爷爷停了一会儿，又加重语气郑重地说道：“苗苗，你记住，长大了永远也不向任何人下跪！”



目 录

	出版说明	钱理群
1	序	鲁景超
4	附：文学大师巴金和一个孩子的故事	赵树理
1	登 记	周立波
31	山那面人家	周立波
40	下放的一夜	老 舍
46	正红旗下	汪曾祺
162	受 戒	宗 璞
182	红 豆	宗 璞
215	鲁 鲁	韩少功
230	归去来	王 蒙
247	名医梁有志传奇	
287	后记	



赵树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人,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从小喜爱民间曲艺。1925年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在那里受到了新文学的影响,并尝试着写诗和小说。后来做过乡村小学教师,逐渐立志成为一个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家。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做民政工作。1940年到太行区《新华日报》校对科工作,后来又负责编辑发行通俗小报《中国人》。1943年5月创作了成名作《小二黑结婚》,此后陆续发表了《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地板》、《孟祥英翻身》等有影响的作品,在解放区文坛享有很高地位。1949年到北京,除继续创作外,并从事大众文艺研究会工作。1951年和1964年后,赵树理回到山西故乡,一边深入生活一边写作,直至1970年含冤逝世。赵树理毕生追求“政治上起作用,老百姓喜欢看”的创作理想,并且以自己的笔和现实选择实践了他的理想。

赵树理一生执著地热爱生养他的黄土地:不仅关心那片土地上的民间疾苦,而且自觉地以农民作为自己的读者对象,对那里的民间艺术形式非常着迷。据说他是一个愉快的人,爱说爱笑又爱唱,他参加农民的“八音会”,锣鼓笙笛没一样弄不响,他听了说书就能自己说,看了把戏就能自己要,一个人就能打动鼓、钹、锣、铙四种乐器,而且舌头打梆子,口带胡琴还不误唱。这个愉快有趣的人能把故事讲得通俗活泼,可是他的目的并不只是要讲一个“故事”。《登记》讲的是婚姻法公布以前张家庄两对自由恋爱的年轻人好事多磨的故事。

一、罗 汉 钱

诸位朋友们：今天让我来说个新故事。这个故事题目叫《登记》，要从一个罗汉钱说起。

这个故事要是出在三十年前，“罗汉钱”这东西就不用解释；可惜我要说的故事是个新故事，听书的朋友们又有一大半是年轻人，因此在没有说故事以前，就得先把“罗汉钱”这东西交代一下：

据说罗汉钱是清朝康熙年间铸的一种特别钱，个子和普通的康熙钱一样大小，只是“康熙”的“熙”字左边少一直画；铜的颜色特别黄，看起来有点像黄金。相传铸那一种钱的时候，把一个金罗汉像化在铜里边，因此一个钱有三成金。这种传说可靠不可靠不是我们要管的事，不过这种钱确实有点可爱——农村里的青年小伙子们，爱漂亮的，常好在口里衔一个罗汉钱，和城市人们爱包镶金牙的习惯一样，直到现在还有些偏僻的地方仍然保留着这种习惯；有的用五个钱叫银匠给打一只戒指，戴到手上活像金的。^①不过要在好多钱里挑一个罗汉钱可很不容易：兴制钱的时候，聪明的孩子们，常好在大人拿回来的钱里边挑，一年半载也不见得能碰见一个。制钱虽说不兴了，罗汉钱可是谁也不出手的，可惜是没有几个。说过了钱，就该说故事：

有个农村叫张家庄。张家庄有个张木匠。张木匠有个好老婆，外号叫个“小飞蛾”。^②小飞蛾生了个女儿叫“艾艾”，算到一九五〇年阴历正月十五元宵

①这是从前的年轻人的一种时髦派头，由那爱漂亮的小伙子做出来，明显地是想得到姑娘的青睐，这的确是“可爱”的。
②为什么叫“小飞蛾”？

节，虚岁二十，周岁十九。庄上有个青年叫“小晚”，正和艾艾搞恋爱。故事就出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照我这么说，性急的朋友们或者说我不在行：“怎么一个‘罗汉钱’还要交代半天，说到故事中间的人物，反而一句也不交代？照这样说下去，不是五分钟就说完了吗？”其实不然：有些事情不到交代时候，早早交代出来是累赘；到了该交代的时候，想不交代也不行。闲话少说，我还是接着说吧：

张木匠一家就这么三口人——他两口子 and 这个女儿艾艾——独住一个小院：他两口住北房，艾艾住西房。今年^③阴历正月十五夜里，庄上又要玩龙灯，张木匠是老把式，甩尾巴的，吃过晚饭丢下碗就出去玩去了。艾艾洗罢了锅碗，就跟她妈相跟着，锁上院门，也出去看灯去了。后来三个人走了个三岔：张木匠玩龙灯，小飞蛾满街看热闹，艾艾可只看放花炮起火，因为花炮起火是小晚放的。艾艾等小晚放完了花炮起火就回去了，小飞蛾在各街道上飞了一遍也回去了，只有张木匠不玩到底放不下手，因此他回去得最晚。^④

艾艾回得北房里等了一阵等不回她妈来，就倒在她妈的床上睡着了。小飞蛾回来见闺女睡在自己的床上，就轻轻推了一把说：“艾艾！醒醒！”艾艾没有醒来，只翻了一个身，有一个明晃晃的小东西从她衣裳口袋里溜出来，丁零一声掉到地下，小飞蛾端过灯来一看：“这闺女！几时把我的罗汉钱偷到手？”她的罗汉钱原来藏在板箱子里边的首饰匣子里。这时候，她也不再叫艾艾，先去放她的罗汉钱。她拿出钥匙来，先开了箱子上的锁，又开了首饰匣子上的锁，到她原来放钱的地方放钱：“咦！怎么我的钱还在？”摸出来拿到灯下一看：一样，都是罗汉钱，她自己那一个因为隔着两层木头没有见过潮湿气，还是那么

③“今年”指1950年。

④女儿都开始谈恋爱了，做母亲的“小飞蛾”还照样像个孩子似的爱热闹，在各街道上“飞”了一遍才回家。那么“小飞蛾”的外号到底是怎么来的，她的性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呢？